

懷念爸爸的笑臉

高中第 22 屆 黃火

-----為紀念 2009 年父親節而寫-----

我是在台灣台北市唸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在必修中文課程中才讀到朱自清名作家的佳作〈背影〉。當時覺得朱先生的散文，把他父親偉大之愛寫得百分百地好。那時我想，世界上再沒有誰的作品能把父愛寫得那麼淋漓透徹。也因這原故我一直無法動手寫有關我自己父親的稿件，因為朱自清先生已經把父愛都寫完了。

今年春天的第一天三月廿日，該日天氣清爽，陽光溫暖。但是我心竅深處好像少了一件東西。到今天才發覺那天所缺少的一件事就是我需要寫一些稿關於爸爸的幾件事。從小我與家父，親如朋友。他外出時我都跟著他走。家母在小學時期常對我說：“你爸爸每次去參加籃球比賽，你都吵著要跟他去。但小孩子是不能到比賽場所去的。每每去不了，你只好大哭。真是的……”。爸爸個子高大，很多人（包括我的同學及朋友們）都用廣東話稱他為“高佬”。我那時很不高興人家這樣地叫他。我心理想：“他是我的好爸爸啊！你們為何不尊重他呢？”。現在想起來，人家是好意地稱呼他，我又何必見怪呢？

話說回來，爸爸很會做生意。在平陽省油丁市做了幾十年的中藥生意，他是從祖父老人家那裡學會了中藥的知識，從小跟祖父學習的。祖父過世後，他就開設了一家中醫藥房，把生意做得條條有理。算是油丁市成功華僑生意人之一。後來他在油丁市還造了一幢又高又寬的樓房，在該市他的藥房名字很有名譽的。有一年，我的四妹夫一個人從美國回越南探親，順便到油丁市掃墓，快到該市時，他不知道往何處去只好問路；他提及家父的藥房名字，市民就給四妹夫帶了路。2008 年四月中，我與內人回鄉掃墓，車夫開了不同的路線（一般來說，從西貢市到油丁市是要先經過 BEN SUC 才到油丁市的）。車夫不知道看錯了什麼地圖，卻自作聰明地經過 TRANG BANG，因此車子快到油丁市時，我也迷路了。還好，問了路旁的一位老太婆，我只提及家父藥房的名字，她老人家很大方地帶路也說了一件關於爸爸生前的私事。

小時候，爸爸把我送回中國大陸唸幼稚園，在廣東省大埔富嶺市車斗背村住了一年。許多難忘的往事如今又浮現在我的腦海。那時候中國的環保很好，家鄉的空氣新鮮，溪水清澈見底，我常與小朋友們在小溪玩耍，一同築石堤捕捉小魚，其樂無比！還有許多次我們大家去採 berry (到今天我還是記不起是那一類的 berry)，把一大堆的水果塞到上衣的口袋裡，常把上衣沾染了深深的顏色 (是什麼顏色我也記不起來了)。果子的新鮮美味，到今天還是忘不了！

小學二年級時，爸爸買了魯賓遜漂流記與其他書籍給我閱讀。這是我一生永遠感激他老人家的好意。是爸爸啓發了我閱讀課外文藝書的興趣。回想初中與高中那段日子，幾乎把我的零用錢都買了一大堆的舊書。其中把巴金大作家的四部長篇小說都買了下來：激流三部曲，愛情三部曲，火與寒夜。在高中畢業的那些日子，我忙著申請到台灣升大學的手續。記得有一天我問家父，我可不可以把第一志願填上中國文學系？爸爸馬上回答：“唸中文系雖然好，不過你畢業後如何養家呢？”如今回想起來，我真感激他的先見。

正當我在美國任職謀生的第二年，有一天我忽然收到家人的電報，說及爸爸病重住院，不久我就趕回了越南。當我在西貢市平民醫院裡看到他的時候，他還是微笑地歡迎我那匆匆的來臨，那時的他已經病重了，但是他仍然那麼的樂觀地與我相談。爸爸的笑臉永遠烙印在我的心底深處。寫到這裡，我再也無法繼續地寫下去。

頃時浮起孟郊<游子吟>裡的詩句：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沒有誰能知道？

在我的心裏，愛您有多深！

不為了什麼，只為您是我的爸爸。

親愛的爸爸，我深深地愛您！

您是我慈愛的父親，也是我的好朋友，

您是愛，是陽光，是人間的六月天。

爸爸，我永遠懷念您的笑臉！

(脫稿六月十四日北美)